

隋侯噲參卽其事也。又問蛇鶴之辯。對曰：使其自適。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。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。取大黃蛇。玄鶴各十數處。布珠中間。於是鶴銜其珠。鳴舞徘徊。蛇銜其珠。盤屈宛轉。羣公觀者莫不歎服。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。光之遠近七九五數。皆如杰公之言。子春在龍宮得食。如花如藥。如膏如飴。食之香美。齋食至京師。得人間風日。乃堅如石。不可咀咽。帝令秘府藏之。拜子春爲奉車都尉。二弟爲奉朝請。賜布帛各千匹。追訪公隴。往不爲龍害所由。爲用麻油和蠟作照魚衣。乃身有蠟氣故也。

樂府雜錄

段安節

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。本與其父歌於衢路。巧食。過將軍韋青所居。在昭國坊南門裏。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。喉音嘹亮。仍有眉首。卽納爲姬。其父舍於後戶。優給之。乃自傳其藝。穎悟絕倫。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。西河女也。加減其節奏。頗有新聲。未進聞。先侑歌於青。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。紅紅乃以小豆數合。記其拍。

張紅紅

博異記

鄭還古

樂工歌罷。青入問紅紅如何。云：已得矣。青出云：有女弟子。久會歌此。非新曲也。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。不失樂工。大驚異。遂請相見。欽伏不已。再云：此曲先有一聲不穩。今已正矣。尋達上聽。翊日召入宜春院。寵澤隆異。宮中號記曲娘子。尋爲才人。一日內史奏韋青卒。上告紅紅。乃上前嗚咽奏云：妾本風塵。巧者。一旦老父死。有所歸。致身入內。皆自韋青。妾不忍忘其恩。乃一慟而絕。上嘉歎之。卽贈昭儀也。貞元中有田順。曾爲宮中御史娘。子元和長慶以來。有李貞信。米嘉榮。何載。陳意。奴。武宗已降。有陳幼奇。南不嫌。羅寵。咸通中有陳彥暉。

敬元穎

狀少麗。依時樣粧飾。以目仲躬。仲躬凝睇之。則紅袂半掩。其面微笑。妖冶之姿。出於世表。仲躬神魂恍惚。若不支持。然乃歎曰：斯乃溺人之由也。遂不顧而退。後數月。炎旱。此井亦不滅。忽一日水頓竭。清且有一人扣門云：敬元穎請謁。仲躬命入。乃井中所見者。衣緋綠之衣。其製飾鉛粉。乃當時耳。仲躬與坐而訊之曰：卿何以殺人。元穎曰：妾實非殺人者。此井有毒龍。自漢朝絳侯居於茲。遂穿此井。洛城內都有五毒龍。斯乃一也。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。每相蒙蔽。天命追徵。多託故不赴集。好食人血。自漢已來。已殺三千七百八人矣。而水不曾耗涸。某乃國初方墮於井。遂爲龍所驅使。爲妖惑以誘人。用供龍所食。其辛苦情所非願。昨爲太一使者交替。天下龍神。盡須集駕。昨夜子時。已朝太一矣。兼爲河南旱。被勘責。三數日方迴。今井內已無水。君子誠能命匠淘之。則獲脫難矣。如脫難。願於君子一生奉養。世間之事。無所不致。言訖。便失所在。仲躬乃當時命匠。令一親信者與匠同入井中。但見異物。卽令收之。至底無別物。唯獲古銅鏡一枚。面闊七寸八分。仲躬令洗淨。安匣中。焚香。

以潔之。斯乃敬元穎者也。一更後。忽見元穎自門而入。直造燭前。設拜。謂仲躬曰：謝生成之恩。照濁泥之下。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。其鑄時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。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。貞觀中。爲許敬宗婢。蘭若所墮。以此井水深。兼毒龍氣所苦。人入者。悶絕而不可取。遂爲毒龍所役。幸遇君子。正直者。乃獲重見人間。爾然。明晨內望。君子移出此宅。仲躬曰：某以用錢僦居。今移出。何以取措足之所。元穎曰：但請君子飾裝。一無憂矣。言訖。再拜云：自此去。不復見形矣。仲躬邊留之。問曰：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。以誘女子小兒也。對曰：某變化無常。各以所悅。百方謀策。以供龍用。言訖。卽無所見。明晨忽有牙人扣戶。兼領宅主來謁。仲躬便請仲躬移居。夫役並足。到齋時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。其大小價數。一如清化者。其牙人云：價直契書。一無遺闕。並交割訖。後三日。會清化宅。井無故自崩。兼延及堂隍東廂。一時陷地。仲躬後文戰累勝。太官所有要事。未嘗不如移宅之績效也。其鏡背有二十八字。皆科斗書。以今文推而寫之曰：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。